

■ 学术评论与争鸣

中唐时期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检讨

林冠群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系,台北 11114)

摘 要:“联回抗蕃”似乎已成近半世纪来台湾史学界定论,但此一主张并不切合史实。首先,李唐为避免两面作战考虑,与回纥维持传统情谊,解决战马需求,引其援军入靖平乱,且安抚免于生事;其次,归纳历史经验,推断回纥本身势必挺进西域,与吐蕃争雄。回纥与吐蕃其根本利益有潜在性的冲突存在,非因李唐或其外交政策使然。李唐有求于回纥者,内靖乱事多过于牵制吐蕃;再则,有求于蕃,起初在扭转唐回蕃三边形势,后转于平乱,如此较吻合史实。

关键词:唐代吐蕃;唐回关系;唐蕃关系“联回抗蕃”;中唐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2-0027-17

收稿日期:2010-04-15

作者简介:林冠群,男,台北市人,历史学博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一、前 言

傅乐成于 1953 年发表《回纥马与朔方兵》一文,文中提出中唐时期李唐因吐蕃的猖獗,不得不拉拢回纥以为外援,因而确立一种外交政策,是为“联络回纥,抵抗吐蕃”^{[1]310},简称为“联回抗吐”政策;至德宗主政初期,德宗曾试图改变此策,想联合吐蕃进攻回纥,然为李泌劝阻,李唐仍恢复原策;^{[1]315}傅氏进一步认为吐蕃的崩溃,唐朝与回纥的夹攻,是一重要因素。^{[1]317}傅氏上述主张得到学界普遍认同,遂成定论,尔后陆续出版的有关隋唐五代史论著,涉及唐朝与吐蕃关系或唐朝对外关系者,必定采用并且加以发挥、诠释。例如有主张曰“肃、代两朝,唐朝采取了联络回纥以抗吐蕃的政策。”^{[2]303}或有曰:“安史之乱后,吐蕃为患我国最深,天可汗之威严能否维持,便在能否利用回纥抑压吐蕃。”^{[3]261}亦有如下主张“当时与唐室关系比较密切而又有力予吐蕃构成胁制作用者,厥唯回纥。因此‘联络回纥,制御吐蕃’,便成为中唐对外之国策……乃采纳郭子仪之建议,北联回纥以西制吐蕃。”^{[4]47-48}也有以为:

“一直到德宗以后‘联回制吐’策略确立,唐与回纥、南诏、大食诸国联兵讨伐之,吐蕃势力才衰微下来。”^{[5]320-321}亦有认为“德宗登基,因痛恨回纥,思欲联结吐蕃以制回纥……目的在于‘联吐制回’。”^{[6]316}上引诸语,虽以自家口吻表达,但显然皆因傅乐成大作而有如是见地。

笔者以为中唐时期李唐的外交政策,确如傅乐成所主张以“联回抗蕃”为主轴,但上引诸家在引用傅氏大作时,却有误解,有如上引所述。甚至傅乐成大作之中,都有商榷的余地。

欲理解中唐时期李唐之“联回抗蕃”外交政策,势必讨论李唐在国力下降之时,如何周旋于回纥、吐蕃二大强邻之间。因此,本文拟就中唐时期李唐、回纥与吐蕃的三边关系作一探讨,试图于探讨过程中,证明所谓的“联回抗吐”、“联吐制回”政策,并非如上引诸家的理解,而应有另一层次的解读,方切合史实。

二、唐回蕃三边关系之形成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乱起,盛唐形势

为之丕变,不但国力大衰,国势不振,而且内乱外患接踵而至。

(一) 安史乱起,李唐形势丕变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李唐东都洛阳遭安史叛众攻陷,唐玄宗仓促幸蜀后,听从房琯之议,命诸皇子分总天下兵权。按《旧唐书·玄宗本纪》之记载,玄宗意欲李亨(即肃宗)收复黄河流域,永王李璘经营长江流域,亦即玄宗分置各子,各有任务,将恢复唐祚之使命,分配诸子,非专任于一人。^{[7]卷9《玄宗本纪下》}玄宗亦命各路皇子可自行署置官属,统掌兵马,不受任何约束或统属。^{[8]卷218}因此永王李璘于天宝十五年(756)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后,即“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钜亿,以薛谔、李台卿、蔡垹等为谋主,因有异志”^{[7]卷107《永王璘传》}。李璘势力迅速扩张,并于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起兵于江东。^{[7]卷111《高适传》}此对于已在灵武即位的肃宗而言,李璘在江南的经营,已形成威胁。

另外,李唐因安史之乱,河陇朔方之边兵尽行内调平乱,造成西陲边防空虚,吐蕃乘虚而入。肃宗至德元年(756),吐蕃连陷雋州、威武、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及石堡、石谷、雕窠等城。^{[8]卷219}至德二年,再陷安平,又内侵取廓、霸、岷等州,陷河源军、莫门军。^{[9]卷216《吐蕃传》}吐蕃一方面侵陷陇右,中原通西域之道为之断绝,另一方面又遣使请和。此时南诏亦乘机联结吐蕃陷越嵩会同军,据清溪关。^{[8]卷218}接踵而至的外患,令李唐应接不暇。

位处李唐北陲的回纥,未见有任何的蠢动,却主动遣使请助李唐,但按历史发展的情势判断,中原农业朝廷有任何的政治波动,北方游牧民族少有坐视者。对李唐而言,北方游牧民族仍存在着固有的潜在威胁。更何况当时有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由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率5 000骑,窃廐马2 000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8]卷218}并说诱九姓府(时九姓胡皆居河西,犹各带旧置府号,故称之)、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8]卷218}

由上述可知,当时肃宗即位于灵武时之局势,正可谓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东有安史叛军;北有同罗、突厥叛众以及回纥的潜在威胁;西和西南有吐蕃、南诏的入侵;南有永王璘的竞势。加上李唐内部经安史乱事的摧残,到处呈现“萧条凄惨,兽游鬼哭”^{[7]卷123《刘宴传》}、“乡聚荡然,举无炊烟”^{[9]卷147《鲁炅传》}、“饿殍死亡,枕借道路”^{[7]卷123《第五琦传》}、“赤地而无所望”^{[9]卷165《权德舆传》}等写照,上述显现肃宗即位时之形势危急。肃宗为能

迅即收复两京,巩固帝位,早日平乱,恢复唐帝国旧观,遂决定向回纥借兵,以张军势。

(二) 肃宗之意图及措施

肃宗于天宝十五年(756)七月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当时肃宗虽有朔方之众,但剿乱之事毫无进展。其背面更有同罗、突厥之叛众,肃宗必须立即解除腹背受敌的危局,同时也为免除安史叛军与回纥勾结的可能,何况肃宗亦得玄宗遣高力士口宣云:

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

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传其用,汝其勉之。^{[9]卷165《权德舆传》}

适巧回纥又于至德元年遣使请助国讨贼。同年九月,肃宗立即派遣承采与仆固怀恩往回纥,与之和亲并请兵。^{[7]卷10《肃宗本纪》}此为肃宗盱衡当时整个局势,所作之决定。肃宗此举一来抢先于安史叛军与回纥通好之前;二来当时局势紧迫,非李唐独力所能负荷。而西戎(指吐蕃)乘危入侵,虽其赞普亦遣使请助国讨贼,但其反复的性格,无法为肃宗所信任,因此,惟一旦直接有力的外援,就仅有北方的回纥。

回纥对李唐求援的回应,史载“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采,遣渠领来请和亲。”^{[9]卷217《回鹘传》}这意味着回纥愿意援唐,并随即于同年(756)十一月付诸行动,遣军赴难,与郭子仪合军破贼党同罗部3 000余众于河上。^{[7]卷10《肃宗本纪》}回纥此举先行解除了李唐背面之威胁,对唐而言,不啻一针强心剂。

接着肃宗以一连串措施巩固回纥之心,包括:令回纥使者葛罗支升殿,慰而遣,回纥使者显然获得地位的提升;又册毗伽公主为王妃;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自东京至,敕百官于长乐驿迎,上御宣政殿宴劳之;尤以肃宗将已出之皇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葛勒可汗,按唐以前各朝至贵以宗室女和蕃,肃宗此举更属空前之举。上述措施透露了肃宗内心之急切于回纥的助力。

(三) 回纥助唐之影响

回纥历次遣军援唐,均获大功,郭子仪劝上益征其兵。葛勒可汗应唐之请,于至德二年(757)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率精兵4 000余人,助唐收复两京。在攻打西京长安时,回纥骑兵发挥了卓越的机动性,以迂回侧背之奇袭和快速的骑兵突破,使原处不利之官军,转危为安,终获胜利。

收复西京后,回纥即欲如约“克城之日,金帛子女皆归回纥”^{[8]卷220},广平王为免攻打东京时,因西京遭劫掠而增添阻力,遂不顾李唐皇子的身份,拜于叶护马前,许以至东京乃如约。至德二年(757)十月初八,官军与回纥夹击贼众,因前役贼众已为回纥

剽悍的铁骑赶尽杀绝的手段,打跨了士气,一见回纥即大溃,迫使安庆绪连夜逃出东京。^[8]于是两京底定,回纥居功厥伟,至东京后即如约,大掠不止,西域诸胡亦纵兵大掠,府库及士民之室皆空。

肃宗乾元元年(758)七月,肃宗册命回纥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幼女宁国公主妻之,并以殿中监汉中王瑒为册礼使,送宁国公主至回纥,缔结和亲关系。^[7]卷195《回纥传》和亲一成,李唐又立即得到军援。同年八月,回纥遣其臣骨咄特勤及帝德率骁骑3 000助讨安庆绪,肃宗命朔方将领仆固怀恩领之。乾元二年(759)三月,骨咄特勤等率众从郭子仪、九节度等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治)城下战,不利,回纥援军损耗殆尽,仅余骨咄特勤及帝德等15人自相州奔还西京,肃宗宴于紫宸殿,赏赐有差。六日后,特勤等辞还行营,结束在肃宗一朝军援李唐的行动。

上述回纥一反北方游牧民族每乘中原动乱入兵中原的规律,出兵助唐。于肃宗一朝,回纥共出动了四次援军,除乾元元年由骨咄特勤及帝德率骁骑3 000助讨安庆绪,未见战功外,其余三次,均凭其勇悍的骑兵,助唐打击安史叛众,收复两京,维系唐祚。而且统辖塞外部落,不生事端,使李唐北境获安。此在历史上,确是罕见。

回纥的雪中送炭与吐蕃之落井下石,形成强烈对比。吐蕃利用李唐边防军东调平乱,逐年蚕食河陇地区,终至代宗广德元年(763)七月,尽取河西陇右,西域通中原之道遂为之阻绝。当时,李唐在西域仍留有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分别由郭昕、李元忠镇守。郭、李二人依附于回纥之策略,以求自保,吐蕃因此久攻不下。^[9]卷40《地理志》

(四) 回纥、吐蕃之关系

回纥所居住的蒙古高原位于中国的正北方。东北地区各省的西部及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蒙古高原在地形上与自然地理上的延长。尤以蒙古高原与北疆准噶尔盆地,自古就是游牧民族角逐争霸的舞台。因此凡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强大部落,必向西控制北疆以为外府,以增强其南下的力量。^[10]234同时亦可联系西南地区的氏羌系民族,对南方农业民族形成包围的形势。位于南疆的居国,《汉书》谓其能作兵、出粮,游牧民族借以补充国力,是以匈奴在南北疆设置僮仆都尉,敛赋西域诸城邦。^[11]卷96《西域传》突厥初兴之时,即由土门之弟室点密统领10大首领,有兵10万众,平西域诸国,自为可汗,号10姓部落。但在东突厥仍为叶护官。^[7]卷194《突厥传下》由此可见,新疆蒙古形势相连,在蒙

古高原兴起之游牧部落,势必向北疆发展,进而控制南疆,是为历史铁则。回纥既继突厥而兴,承继北亚游牧民族的传统,其势必向西域发展,乃预料中事。惟当回纥向西域发展时,正撞上吐蕃活跃于西域,此为回纥与吐蕃之间的基本矛盾,二者之冲突,不可避免,固不必由李唐从中牵引。

另一方面,就回纥游牧经济之依附性而言,回纥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必须有季节性的移动。同时由于不易发展农业,必须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手段。其经济的基本就是牲畜,是以其食、衣、住、行均依赖牲畜。但因游牧必须利用广大空间,草地的自然生产力又低,牧民在土地上寻求大量的水草,而非利用土地的肥沃与技术。因此游牧经济是为低度的经济,需广大的空间方能维持少数人口的生活。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云:

游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只能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一部分——动物性材料,此外别无方法可凭。北亚细亚(即西伯利亚、东北、蒙古及中亚)游牧社会,非与南接的农耕社会共存不可。^[12]31

上引说明游牧社会的片面性,仅生产动物性材料。而且此动物性材料,无法长期积存,必须在短期内脱手。又由于与农业社会接触后,消费欲望增加,另方面亦需农产品补充日常的不足,故不得不与农业社会共存。

准此以观,当李唐与吐蕃激烈争执时,回纥较倾向于李唐。此因吐蕃虽属农牧兼营,但其农产品不足以外销。因此回纥若与吐蕃联盟,似无经济利益可图,在供需关系上,远不及联唐。突厥余部的毗伽可汗牺牲与吐蕃联盟之利,仍与李唐亲睦,即是最好的说明。^[7]卷194上《突厥传》是以回纥在李唐与吐蕃之间选择盟友,势必倾向于李唐。

反观吐蕃,在唐朝前期已浸然有夺取西域的企图,历经高宗、武后、玄宗时期,即与李唐在西域展开争夺战,李唐亦积极因应挑战。因此,初期的回纥与吐蕃之间,因中间隔有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二者并无直接发生国交的可能。^[13]65直至李唐安史乱作,国力大衰,吐蕃乘机一改往日对唐用兵侧重争取外围的策略,直攻内围。不数年,河陇失陷,西方路断,安西、北庭孤悬。^[14]275情势至此,回、蕃之间,渐由无国交,演变至接触、冲突。在回纥的战略中,吐蕃也是竞势的对手。回、蕃之间的关系,就在客观形势的演进下,加速逆转,二者终在西域相互鏖斗了数十年。

三、代宗时期的三边关系

(一) 代宗即位时之内外形势

代宗于广德元年即位,当时李唐内部问题重重。尤其是方镇在财经方面,据地自肥,“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另外,代宗崇信佛道,广度僧尼,大建佛寺。如《资治通鉴》记载“上……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京畿良田美利为归僧寺……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8]卷224}加诸战乱连年,灾荒不断。代宗在大历年间的历次大赦诏中自称“师旅在外,役费尤广,赋与转输,疲耗吾人,困竭无聊,穷斯滥矣”^{[15]卷84《大历四年大赦》}。“军国频劳,赋重人竭,因之岁歉,田荒业废,逋散相仍”^{[15]卷84《大历五年大赦》}。“天下诸州自春以来或愆时雨,首种不入,宿麦未登……其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于冻馁或至流离”^{[15]卷85《大历七年大赦》}。上述可见,李唐内部之残破与民生凋弊,此证明了李唐在财经上已拮据不堪。由此而言,此时李唐对外来的侵略,无力独自面对。

在对外方面,李唐遭受外患日亟,其中为患最深且烈者,首推吐蕃。吐蕃逐年蚕食李唐领土,至代宗广德元年已尽取河陇,数年之间,李唐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京师长安已在吐蕃兵锋威胁之下,随时有沦陷的可能。党项、吐谷浑等亦相继入侵。史朝义又诱回纥云“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请发兵来收府库。”^{[7]卷195《回纥传》}于是回纥登里可汗领众而南,震动李唐。

代宗处于上述内忧外患交迫之局,仍秉承肃宗向回纥求援之政策,试图舒解困境。于是派遣中使刘清潭往回纥重修旧好,以征其兵,更遣仆固怀恩以回纥登里可汗岳父之身份,往说回纥,并提供所规划沿途可供回纥剽掠财货的进军路线。回纥这才幡然转变态度,再度出兵援唐。但因肃宗对回纥卑恭之态度所致,此时回纥已骄悍难制,势陵李唐。

(二) 回纥势陵李唐

回纥在葛勒可汗时期,已底定大漠南北,成为大漠南北诸游牧部族之盟主,形成睥睨一方之回纥大汗国。葛勒可汗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四月卒,其长子叶护前已得罪死,由其少子移地健继立为可汗。^{[7]卷195《回纥传》}与代宗互为兄弟的叶护,系于其父葛勒可汗生前获罪被杀,非因兄弟争夺汗位所致,是以此时回纥之可汗位继袭未发生冲突,政治情势稳定。

依照北亚游牧汗国之特性,若汗国已具统一之

形态,可汗汗位继袭稳定,在位可汗又复强雄,能坚固维系各部族,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加诸游牧民族之尚武勇悍,是以具备上述条件之游牧汗国,常能于短期间内展现其雄厚实力。此时之回纥均已具备上述条件,其国力之强劲自不待言,移地健立为可汗,取号“登里可汗”(Tengri Qaghan),按“登里”系突回语Tengri音译,其义为“天”,其可汗号的中文意译为“天可汗”。由此可知当时移地健不可一世的心态。

另由回纥筹办葛勒可汗之葬礼过程中,回纥国人欲以宁国公主殉葬^{[7]卷195《回纥传》},亦可看出回纥自认为李唐上国之心态。按中原朝廷的和蕃公主,本身具有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意义。政治上之意义是借“大国”中国之“威灵”,以统率北方游牧民族。^{[16]263}如突厥毗伽可汗屡请和亲,恳求公主不得,曾谓郭元振云:“……但屡请不得,为诸国笑”^{[9]卷215下《突厥传》}。又隋朝之长孙晟曾云:

臣观雍闾……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借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17]卷51《长孙晟传》}

以上二则引文,显示北方游牧民族以尚唐公主为荣,并作为政治资本。经济上之意义,则是利用和亲关系,以确保广大中国的优厚市场与丰富的赐与。^{[16]263}但此时之回纥,竟置上述唐公主所具政治与经济重大意义于不顾,居然欲以身为肃宗亲生女的宁国公主殉葬,借此炫示葛勒可汗之荣耀,亦借此炫耀回纥高涨的国势。后宁国公主力争“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然亦从回纥俗,为之辔面而哭^{[8]卷221},方免于殉葬,而于肃宗乾元二年(759)丙辰,以无子,归国。^{[8]卷221}

就此事件而言,登里可汗若欲与李唐仍维持和睦关系,当保护宁国公主免于殉葬与否的议题,更不必由宁国公主自己出面辩解,甚至应纳之为可敦。然而登里可汗却仅纳宁国公主娣媵荣王女为可敦,听宁国公主归唐,由此足见,登里可汗甚至不愿意维持与唐亲善的表面作为。

另就登里可汗于肃宗宝应元年(762)四月,受史朝义之诱,引众南向入唐事件而言,当时代宗派遣刘清潭往回纥重修旧好,并征兵助讨安史,登里可汗见清潭至即云“我闻唐家已无主,何为更有敕书?”^{[7]卷195《回纥传》}言谈中隐现利用唐室内危,趁火打劫意图。登里可汗会见刘清潭后,派人北收单于府之兵马粮食,且进兵至三城北,“见荒城无戍卒,州县尽为空垒”,益加轻唐。^{[7]卷195《回纥传》}后虽为仆固怀

恩说服转而助唐。但登里可汗发兵而南,已至三城北,李唐竟浑然不觉,可见李唐北边防务已告解体。登里可汗的举措,迫使李唐不得不注意北方回纥的动向,但迫于局势,只能容忍。

当回纥为助唐讨伐史朝义,进屯于陕州黄河北。李唐之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代宗长子,日后之德宗)率侍从数十骑往见登里可汗。登里可汗以叔父身份要求雍王适于帐前舞蹈,雍王适左右以天可汗之皇储身份为由相拒,登里可汗手下竟然以失礼为由,榜捶雍王适侍从4人,其中2人因伤而死,并以雍王适年少未谙事,放归本营^{[7]卷195《回纥传》},史称“陕州之耻”。就此而言,登里可汗敢在李唐国土,于李唐皇储面前责打其随从至死,此足以说明登里可汗之蔑视李唐。

至仆固怀恩率领回纥援军,会同诸节度攻打史朝义,进克东京及河阳城。史称回纥依约于克城之日,纵兵大掠以充军装,结果“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8]卷222}上引回纥之剽劫,有如对待战败国般,不似盟邦助讨寇乱之举。复因回纥举措,李唐朔方、神策等军起而效尤,亦大肆抢掠,李唐落得“乡不完庐”的惨况。就此而言,李唐因回纥之作为,形成棘手情势,不得不以分封节度使招降安史叛众,冀求早日结束战争,尽快遣回归纥,以致造成了方镇的急速膨胀。

当仆固怀恩送回纥出塞后,仆固怀恩即因种种因素,受谗被逼而反,二度引外族入侵李唐,入侵外族之主力当为吐蕃与回纥。就回纥而言,登里可汗未即位前已娶仆固怀恩女为妻,及立,仆固怀恩女即为可敦,仆固怀恩成为登里可汗之岳父。另一方面,仆固怀恩出身仆骨部落,与回纥同属一联族,登里可汗娶仆骨部族女为可敦,较诸娶李唐公主的政治婚姻,要亲密得多。既然仆固怀恩遭李唐“欺侮”,身为联族仆骨子婿的登里可汗,当然不会坐视,于是派遣重兵,替岳父讨回公道,顺便乘势兴兵入唐,剽掠李唐。回纥此举再次证实,其利用李唐内部之动乱,乘机渔利的行径,使得唐、回之间的同盟关系名存实亡。而且,回纥驻唐使节在唐“多所不法,有司不能禁”。^{[7]卷195《回纥传》}

而回纥又于大历十年(775),遣千骑寇夏州,迫使李唐于大历十一年(776),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备回纥。大历十三年(778)正月,回纥寇太原,代宗缘于西边吐蕃之压力,仍然容忍。然而,回纥之恣意,造成李唐上下极端反感,李唐已酝酿转变对外政策。此时,身为回纥国丈的仆固怀恩,且又主持借回纥兵事宜,遭受池鱼,成为李唐对回纥出气的替罪羔羊。

(三) 吐蕃乘势扩张

吐蕃自松赞干布以还,致力于突破西藏高原的封闭性,寻求更理想的生活空间,因此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夺取土地。吐蕃于底定青康藏高原以后,受制于李唐,无法如愿前进西域以及东下高原。直至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乱作,李唐西北边军东调平乱,致予吐蕃难逢之机,得以突破高原出口,遂行其扩张政策。

吐蕃乘乱逐年蚕食李唐西境,并曾于肃宗元年建寅月(正月)甲辰,遣使来朝请和,肃宗命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与蕃使诣光宅寺盟誓。蕃使却要求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肃宗同意。双方于鸿胪寺歃血为盟。但汉史料对和盟的内容失载。在吐蕃方面却留下了吉光片羽,立于拉萨布达拉宫前之《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记载:

Btsan pho Khri srong lde brtsan thugs sgam lav
bkav gros gyis rgya che bas / chab srid gar mdzad
do cog duvang legs ste / rGyavi khams su gtogs pavi
yul dang mkhar mang po bcom ste bsdus nas//rGya
rje Hevu vgi wang te rje blon skrag ste / lo cig cing
rtag du dpaya dar yug lnga khri phul te / rGya dpyav
vjal du bcug go//^{[18] 76-77}

墀松德赞赞普深沈果敢,议事有方,所行政事靡不佳妙,攻取许多唐属领土城池。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允诺缴纳绢帛,每一年奉缴绢缯五万匹。^{[18] 84}

按《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系墀松德赞赞普于公元763年,为表彰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之功勋所立。^{[18] 82}恩兰达札路恭系攻入长安的吐蕃四大将领之一,碑铭所载确属蕃廷记载当事人之事迹,可信度颇高。

再根据当时形势分析,李唐因剿安史叛众之战事,实无力对抗吐蕃入侵,是以当吐蕃遣使求和,肃宗“虽审其谲”,^{[9]卷216《吐蕃传》}亦无奈之何,只有“姑务纾患”,^{[9]卷216《吐蕃传》}遂令郭子仪等人与之和盟。至于和盟之条件为何,李唐史籍未载,揆其原因,李唐在当时既处下风,备受吐蕃入侵的压力,为寻求解套,理当提出优厚条件,以满足吐蕃需求,吐蕃当亦倚势勒索,据此判断,吐蕃碑铭之记载或属事实,而李唐则碍于“天可汗”之尊严,向吐蕃年缴5万匹绢帛,此类向外邦缴纳岁赋,大失颜面,遂于史乘略去不载。

吐蕃虽获李唐每年交纳5万匹绢的承诺,却仍不断入侵。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已入大震关(今陕西省陇县西陇山之下再西即街亭)、陷兰

(甘肃皋兰)、廓(青海贵德黄河北岸)、河(今青海临夏)、鄯(青海乐都)、洮(甘肃临潭西南)、岷(甘肃岷县)、秦(甘肃秦安)、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县)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陕西省凤翔县)以西、邠州(陕西邠县)以北,皆为左衽。^{[8]卷223}且剑南、西山亦于乾元之后陷于吐蕃。

至代宗广德元年九月,吐蕃持续入侵,《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此时期吐蕃之寇略过程,兹重点摘录如下:吐蕃先寇陷泾州(甘肃泾川县),投降之刺史高晖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边将告急,中宦程元振皆未呈报代宗。十月,蕃军过邠州,代宗始闻知。十月二日,蕃军进陷奉天县(陕西省乾县),寇武功,京师震骇。代宗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但郭子仪闲废日久,只募得20骑至咸阳,时吐蕃已率吐谷浑、党项、氏、羌20余万众,自司竹围(在今周至县)渡渭,循山而东。郭子仪使王延昌入奏请益兵,为程元振所阻。十月四日,吕月将率精卒2000破吐蕃于整屋(陕西长安县西)之西。十月六日,吐蕃寇整屋,吕月将兵尽被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即西渭桥,在咸阳西南),代宗仓猝不知所为。十月七日,出幸陕州(河南陕县),官吏藏窜,六军逃散。十月九日,“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间舍,长安萧然一空。”^{[8]卷223}

在吐蕃史料方面,记载吐蕃攻入长安者有《敦煌古藏文卷子》B. M. Or. 8212(187)《吐蕃大事纪年》,其于虎年(762)记载:

rGya vi dpya dar / mo phyogsu / stong dpon
yan cad bya sgar stsald // / dgun smad rGya rje
nongs nas // rGya rje gсар du bcug pa // dbyav dar
dang sa ris las stsogs pa vbud du ma rung nas //
chab srid zhig nas Zhang rgyal zigs dang Zhang
stong rtsan las stsogs / pas / bum ling leag zam
rgal te // dra cen drang ste / vbu shing kun dang
zin cu dang ga cu las stsogs pa / rGyavi mkhar
mang pho phab ste / Zhang rgyal zigs slar Bod yul
/ du / mchis te / Zhang rgyal zigs // dang / Blon
stag sgra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Zhang /
btsan ba las stsogs pas / Keng shir dra ma
drangste Ke(Keng) shi phab // rGya rje broс // nas
/ rGya rje gсар du bcug / nas / dra ma / slar log
nas //^{[19] B. M. Or. 8212 (187) 48-55行}

以唐廷丝绸贡品分赐给全境千户长以上官员。冬末,唐皇帝驾崩,新皇帝立,以向(吐蕃)贡奉丝绸及土地等为不宜而毁约。尚结息(Zhang rgyal zigs)与尚东赞(Zhang stong rtsan)等越凤林铁桥,率大军攻克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李唐城堡。尚结息返回吐蕃本土。尚结息、论达札(Blon stag sgra,即恩兰达札路恭)、尚东赞、尚赞磨(Zhang btsan ba)等引兵至京师,陷京师,李唐皇帝出逃,另立新的李唐皇帝。大军撤回。^{[20]57}(译文按原文作部分更动)

另《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背面碑铭记载:

devi vog du / rGya rje yab Hevu vgi wang de
grongs ets / rGya rje sras Wang peng wang rgyal
por zhugs nas / Bod la dpyav vjal du ma rung ste
// btsan pho thugs snyung bavi tshe Ngan lam klu
khong gis // rGya yul gyi thild / rGya rjevi pho
brang keng shir / Bod gyis dmag drang bavi bkav
gros gyi mgo chen po gsold nas keng shir drang
bavi dmag dpon chen phor // Zhang mchims rgyal
zigs shu theng dang //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nyis / bkav stsald te / keng shir drangs nas //
civu cir gyis rab ngogs su rGya dang thab mo chen
pho byas te / Bod gyis g - yul bzlog nas // rGya
mang po bdungs pas // rGya rje kwang peng wang
/ keng shirvi mkhar nas phyung stev sshem civur
broс nas / keng shi phab ste^{[18] 77-79}

其后,李唐皇帝之父孝感皇帝崩,其皇子广平王登基,认为不适宜向吐蕃缴纳绢帛,在赞普心中不悦之时,恩兰路恭倡议兴兵入唐,攻取李唐京师。赞普遂任命尚琛结息舒丁(Zhang mchims rgyal zigs shu theng)及论达札路恭(Blon stag sgra klu khong)二人为攻取李唐京师之统帅,直趋京师,于整屋(civu cir)之渡口岸畔与唐兵大战,蕃兵掩袭,击唐兵多人。唐帝广平王自京师逃往陕州(sshem civu),攻下京师.....^{[18] 84}(译文按原文作部分更动)

考察以上所引二则吐蕃史料所载,不论人名、地名以及事件起因、过程与结果的描述,颇为清晰。二者间,一为敦煌出土的文献,一为吐蕃当代的金石铭文,属不同性质的史料,所载者相符,不但属于信史,且可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相互印证与补阙。由上引吐蕃史料记载看来,吐蕃之所以兴兵取唐京师,乃因赞普愤怒李唐新任皇帝拒绝向吐蕃年缴绢帛所致。因此吐蕃直取李唐京师,是为有计划、有决心的军事惩罚行动。但志不在灭唐,仅留长安13天,立

傀儡皇帝,改元,置百官,并大肆劫掠后,即行撤军。吐蕃此举绝非如王忠所主张:

广武王承宏代宗收京后不问,因其与吐蕃并无预谋。可见吐蕃得入长安,纯系偶然机会。^{[21]89}

也非《资治通鉴》所载将吐蕃之入长安,归咎于程元振对代宗的消息封锁。实则代宗轻信阉宦,废置郭子仪,对郭子仪之数次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8]卷222},置若罔闻。且放任阉宦迫害方镇,逼死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诬陷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致遭流死;又诬陷裴冕;结果使天下方镇解体,代宗临危下诏征兵,方镇无一兵一卒至。亦即,李唐方经安史之乱,元气丧尽,猜疑平乱功臣,夺其兵柄,又任用阉宦,致使将士怨愤而不用命。因此,就算程元振奏之以时,在当时内外失序,以及吐蕃执意攻势之下,京师陷落,皇帝出亡,乃属无可避免者。

吐蕃不仅攻下李唐京师,还利用李唐内部的动乱,屡屡兴兵入唐,剽掠渔利。前文提及仆固怀恩被逼而反,前后二次引外族寇唐,吐蕃均为其中要角,相关问题拟于仆固怀恩事件中一并讨论。

(四) 仆固怀恩叛唐与三边关系

1. 仆固怀恩其人其事。仆固怀恩系出铁勒,乃仆骨歌滥拔延之孙。^{[7]卷121《仆固怀恩传》}仆固亦即仆骨(Bargut),本属铁勒部族之一,与回纥有血统渊源。

考仆固怀恩之崛起于唐廷,乃李唐对入降胡人之态度与李唐之胡化有关。李唐王室起源于北朝胡化之汉人,血统本为汉、胡混杂者^{[22]39-47},对所谓“夷夏”观念,原甚淡薄。故太宗每定异族,即于其地置羁縻州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予以高度之自治权,甚至委以中央要职,与汉人比肩于朝。至高宗、武后之世,异族将才之盛,并不逊于贞观年间。^{[23]209}此等现象之极至,则为玄宗委入塞胡人以方面之任,沿边10节度使,俱为胡人。且李唐既为世界帝国,则其境内民族、文化之相互交融是为必然之现象。李唐草创之初,因应四夷之窥,曾大力提倡武事,太宗曾拣练士卒习射于宫中。至高宗既定四夷,武事荒怠,科举遂盛,重文章之选,进士科成为天下风尚所趋,往者尚武之风,逐渐消失。因此不得不将御敌安边之事,委于诸胡将。仆固怀恩即在此时代背景下,崛起于唐廷。

仆固怀恩于玄宗天宝年间,在朔方军中历事节度使王忠嗣、安思顺等。王忠嗣曾纵反间于拔悉密、葛逻禄与回纥三部落,使攻突厥米施可汗。^{[7]卷103《王忠嗣传》}此反间似为仆固怀恩所为,因仆固怀恩不但通达蕃情,熟识其语文,且与三部落有同族

之谊,方能促成其事。因此,肃宗即位灵武后,立即受到重用,遣往回纥,联结回纥。仆固怀恩不负使命,促使回纥于至德年间,两度出兵助唐作战,回纥军均由仆固怀恩统领,为李唐立下汗马功劳。

肃宗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二陷东都,代宗即位后,以史朝义未灭,请回纥出兵助唐。然而登里可汗竟于宝应元年(762)率军至太原,双方形成敌对态势。登里可汗之可敦为怀恩女,求见仆固怀恩及祖母,给了李唐一线生机。代宗立即敕怀恩自汾州往见,欲其以回纥国丈身份,说服转变态度。此时怀恩忌讳不敢往会,代宗赐以铁券,并赐以手诏,怀恩方敢成行。^{[7]卷121《仆固怀恩传》}此证明了当时唐回的对峙紧绷局面,另一方面怀恩亦借此避嫌,证明自己未与回纥勾结。结果,怀恩不但阻止登里可汗已发之大军,进而化敌为友,联合回纥军共击安史叛众,收复东都,讨平河北。

其时,回纥至登里可汗即位后,对李唐态度已不如以往,反为敌对之态势,其向背不甚稳定,但因有仆固怀恩从中调合,李唐数度转危为安,甚且借以平靖拖延已久的安史之乱。仆固怀恩此种化敌为友,为李唐增添力量,进而剿灭安史之功劳,诚然不容抹灭。因此,仆固怀恩在唐、回关系中,扮演了积极且关键性的角色。仆固怀恩自我表白称“宣力王室,攻城野战,无役不从,一举灭史朝义,复燕、赵、韩、魏等地。”^{[24]卷432《仆固怀恩上代宗书》}且一门死王事者46人,“兄弟死于阵敌,子侄没于军前,九族之亲,十不存一,纵有在者,疮痍遍身”。^{[24]卷432《仆固怀恩上代宗书》}平心而论,李唐若无仆固怀恩,早于代宗初登基之时,已陷万劫不复矣。

2. 仆固怀恩叛唐始末。唐廷于讨平安史乱后,对武人深怀顾忌,夷夏之防,随之逆转,不但对境外胡族部落严加戒备,且及于国内武人。李唐之宦官乘时而起,出任监军,入统禁旅,朝廷惟其言是听,此即“顾忌武人、严防夷夏”思想之具体表现。^{[23]209}宦官原为唐室御用之仆役,其得势始于玄宗,至安史乱起,唐室忌讳武将坐大,故以宦官监军,试图节制武人胡将。但宦官多不识大体,肆意恣横^{[25]391},若稍不顺意,即加谗言诋毁。代宗更属闇昧不分善恶。因此在怀恩之前,以汉将郭子仪之道德武功,犹难免被忌,来瑱、李光弼或诛或贬;以怀恩之强直,又岂能独免?更何况彼时回纥势盛,怀恩与之既是同族,复结姻亲,一旦心生贰意,难保不为安禄山第二。故骆奉先、辛云京交相诬陷其勾结回纥谋叛,代宗竟未置可否。

宝应元年(762),回纥登里可汗引兵入太原,请

与怀恩相见。怀恩时在汾州,代宗赐以铁券免死,方往太原相会。当时,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以登里可汗为怀恩女婿,恐二者合军共袭军府,乃闭城自守,未曾犒师。怀恩不满,此为怀恩与辛云京构隙之始。怀恩至太原晓谕登里可汗,与之共击史朝义,不但克复洛阳,还扫平幽蓟叛军。翌年,安史乱平,代宗遣怀恩送登里可汗归国,怀恩自相州趋潞州,与可汗会,出太原以北,往来经过太原,辛云京仍紧闭城门相应不理。怀恩大怒,率朔方兵数万人,分别屯于汾州、榆次、祁县、晋州、沁州等地,而后表请诛辛云京,代宗优诏和解之。

此时,宦官骆奉先至太原,辛云京先厚结其欢,复告以仆固怀恩欲反。骆奉先为一宦官,广德初年监怀恩军,因贪得无厌,曾与仆固怀恩有隙。俟其回至长安,即奏言仆固怀恩欲叛。怀恩乃于广德元年(763)八月二十三日上表自白^[24]卷432《仆固怀恩上代宗书》,代宗于是遣人劝令入朝觐见。怀恩副将范志诚以来瑱、李光弼之例阻止怀恩入朝。^[7]卷121《仆固怀恩传》至此,抗命之势成,在进退失据之下,又痛恨辛云京、骆奉先之诬陷,愤而遣其子仆固瑒攻打太原,仆固瑒大败而还。辛云京进围瑒于榆次,朝廷颇以为患。尚书右丞颜真卿献策,以怀恩将士旧皆郭子仪部曲,恩信结其心,若以郭子仪代之,必相率而归。^[7]卷121《仆固怀恩传》代宗从之,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至河中时,仆固瑒已为属下所杀,怀恩不得已,率数百骑,焚营遁入吐蕃。

广德二年(764)八月,仆固怀恩引领吐蕃10万人,入侵李唐泾、汾二州。同年十月,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李唐幸赖郭子仪采用坚壁固守之策,方得保全。永泰元年(765)三月,怀恩再领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等部落犯唐。令吐蕃大将尚结息、尚赞磨、尚东赞、马重英等自北道攻奉天,党项自东道击同州,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袭盩厔,回纥从吐蕃之后,怀恩本人以朔方兵将继之。李唐京师震骇。然而怀恩行至鸣沙县,得疾而返,同年九月九日死于灵武。

仆固怀恩既死,群龙无首,回纥与吐蕃争强,相互疑忌。郭子仪说服回纥,共击吐蕃,大破吐蕃于泾州,党项败走,羌、浑之众多人降于李抱玉。怀恩侄仆固名臣于永泰元年闰十月降唐。至此,仆固怀恩叛唐事件落幕。但因其叛唐,系继安史而起,又在代宗因吐蕃入长安,而仓皇奔陕后不久,致唐室在安史乱后,无暇处置河北安史降将,终使河北降将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为晚唐乱源之所由,仆固怀恩叛唐事件影响李唐,由此可知。

3. 仆固怀恩叛唐对三边关系之影响。仆固怀恩虽立有不少军功,但究其能位极人臣,且荫及子弟,实为联结回纥,统领回纥骑兵力战之结果,甚至可说怀恩系因回纥而得势。然而回纥骄悍,诸如登里可汗折辱李唐皇储雍王适、欲以肃宗亲生女宁国公主殉葬、回纥援军及使臣在唐境内恣意妄为、辱官扰民、肆意毆杀等造成李唐之反感。^[26]193只是李唐碍于局势,既需回纥之军援,又恐回纥与叛众或吐蕃联合,本身又无能力与之对抗,因此忍气吞声,百般容忍。在此情况下,与回纥关系密切的仆固怀恩,一则以其功高震主;一则以其为外族且善结回纥,必然成为李唐上下发泄对回纥积怨的对象。论者每谓怀恩为恐失宠而将安史降将安置于河北,以为党援,且早有异心。^[27]卷12, ^[28]卷23殊不知此本唐廷之政策,按授方镇之权,在于朝廷,若非授意自朝廷,怀恩何来大权封镇。若以之咎诘怀恩,显失公允。

仆固怀恩于第二度引外族联军侵唐之时,行经鸣沙遇疾而亡,郭子仪得以入回纥营,说动回纥共击吐蕃。《旧唐书》记载:

子仪说回纥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国,无负而至,是无亲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马满野,长数百里,是谓天赐,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举,与我继好而凯旋,不亦善乎!”会怀恩暴死于鸣沙,群虏无所统摄,遂许诺……^[7]卷120《郭子仪传》

同书《回纥传》接着记载双方订盟之情形云:

子仪先执杯,合胡禄都督请咒,子仪咒曰:“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译曰“如令公盟约”……^[7]卷195《回纥传》

由上载,郭子仪以利说动回纥,承认回纥与李唐地位平等,始得回纥之合作。回纥亦因仆固怀恩已死,入侵口实已失,又缘于意在财货,因此与李唐合兵共击吐蕃。至此,李唐彻底丧失自太宗以来天可汗之尊严。回纥甚至于代宗驾崩时,登里可汗不礼告哀之唐使,欲乘李唐国丧,举国南下。另一方面,李唐亦加强北方防务,以备回纥。至德宗登基,李唐即着手与回纥断绝关系,反与吐蕃修好。

就仆固怀恩事件影响回纥与吐蕃之关系而言,前文已述,回纥与吐蕃在先天上,二者之间势必为西域而争战,此为回纥与吐蕃之基本矛盾所在,二者间之冲突,势所难免。但回纥与吐蕃亦有联手侵唐之可能,仆固怀恩事件足以说明,回、蕃联军之可能性甚高。因回纥利用此机会称兵入唐,劫掠财货;吐蕃

亦欲假李唐内部之动乱,乘机夺取土地财货,二者之入侵动机,可谓相同。若二者间由有政治野心之李唐叛将从中牵引,回、蕃之联手侵唐,不难成为事实。仆固怀恩素无谋叛之心,在遭逢极端不得已下,被逼而反,仓卒中促成回蕃联军。是以怀恩一死,回、蕃立即发生冲突,《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的状况为“是时,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8]卷223}若果仆固怀恩早蓄谋叛之心,不但益请回纥兵众,且与吐蕃有紧密之计划,回、蕃合军,统一指挥,其势当更为可观。

仆固怀恩去世以后,郭子仪单骑入回纥营,以利说动回纥,共击吐蕃。回纥与吐蕃首次交战,吐蕃损失惨重。《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子仪遣朔方兵马兵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军。吐蕃知其谋,是夜奔退。回纥与元光追之,子仪大军继其后,大破吐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斩首五万,生擒万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获牛羊驼马,三百里内不绝。^{[7]卷120}

从上引文可见,吐蕃对李唐之战事,尚未有如此惨败之经验,对秉性有仇必报的吐蕃,势必归咎于阵前反击的回纥,双方造成无可弥补之仇隙,回、蕃关系急剧逆转,加诸李唐之安西、北庭二都护府,又与回纥、沙陀相依,吐蕃久攻不下。以上种种,均造成回、蕃关系急剧恶化,在西域相互鏖战了数十年。

由以上所述,仆固怀恩虽两度引外族联军入侵,酿成李唐滔天巨祸,但其遇疾而亡,使原本一场浩劫,竟因回纥与吐蕃同时入塞,受郭子仪之反间,因而首次交战,吐蕃受创,而加深回、蕃间之仇隙,断绝了尔后回、蕃合兵侵唐之可能性,李唐得以利用“以夷制夷”之策略,在代宗广德及永泰年间内部极端紊乱之下,免除了外力倾覆唐祚之命运。

四、德宗时期之三边关系

(一) 李唐政策之转变

德宗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四月癸巳,至代宗践祚时(763),已届弱冠之年,代宗即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7]卷12《德宗本纪上》, [9]卷7《德宗本纪》}因此德宗可谓亲身目睹,肃、代二位皇帝之所有施政得失。是故德宗登基后,颇思励精图治,欲尽改前朝弊病,不论对内对外,均拟定与前朝迥异之政策。

对内方面,德宗转变政风,扫除政治上的腐败风气,诏罢四方贡献,禁天下进珍禽异兽,裁停梨园,撤去宫中珍禽异兽,出宫女百余人。^{[7]卷12《德宗本纪上》},即诞日亦不纳中外之贡献。^{[7]卷12《德宗本纪上》}诸官可减者,即量事并省,中官纳贿者,即杖发配流^{[7]卷12《德宗本纪上》},

藩镇输献者,即还赐将士。^{[8]卷225}以上种种,王夫之谓“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选贤才”^{[28]卷24《唐德宗》},苏鹗之《杜阳杂编》载其“英明果断,无以比德”。^{[29]卷42}准此,德宗初登基时之作风,确是可观,中外皆悦,以为明主复出。

德宗任用杨炎,在财政上作了许多变革。重要者有:其一,恢复旧制,将天下金帛贮在左藏太府,以革租赋入大盈库之积弊。其二,改革税法,以两税法代唐原行的租庸调赋役之法。此为德宗初年的最大兴革,最具时代意义。因旧有之租庸调赋役法,已不可行,两税法之实行,确是时势使然,且其具有如下之优点“人不土断而地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7]卷118《杨炎传》}因此,德宗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作的改革,确有一番气象,史称其初政清明。

对于藩镇,德宗一改肃、代时期宽容姑息之作风,《新唐书》载云“德宗立,不假借方镇,诸将稍惕息”。^{[9]卷210《田悦传》}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德宗威名,献钱30万。德宗于建中元年(780)诛泾原裨将刘文喜,田悦亦稟命,群凶震惧。

对外方面,当时李唐主要的外交对象为回纥与吐蕃。回纥与李唐为姻亲,且深具传统友谊,但因登里可汗之作为,引发李唐不满。因此在代宗末年时,李唐的政策已有转变之迹象。《旧唐书·张光晟传》云“代宗曾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7]卷127}双方便分别于大历十年(775),大历十三年(778)发生了战事。但李唐仍极力容忍,不愿大起衅端。至德宗登基后,立即于大历十四年(779)七月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8]卷225}就此诏令表面上之意义而言,正如《资治通鉴》所示:

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飧,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8]卷225}

实则,德宗以此诏令取消回纥在李唐之特权,从此李唐对回纥之政策,一改肃、代时期作风,转趋严厉。并于建中元年,命回纥使臣突董(《资治通鉴》作董突,其余史料均为突董)尽率其徒归国。^{[8]卷226}此有类今日驱逐外交使节出境之举措。

此时之回纥,因登里可汗欲乘李唐国丧之际,举国南下,宰相顿莫贺达干谏阻,登里可汗不听,顿莫

贺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2 000人。^{[7] 卷195《回纥传》}顿莫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但因登里可汗的旧势力仍存,情势未稳,国势大受影响。^{[24] 卷445《张晟请诛回纥表》}顿莫贺弑登里可汗之最大原因,系反对其入侵李唐,故篡弑成功后,立向李唐示好,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入见表示“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8] 卷226}然而李唐之边帅振武留后张光晟却杀了回纥使臣突董,造成唐、回邦交濒临断绝的边缘。《资治通鉴》虽载张光晟三奏诛杀突董,德宗未许,张光晟仍尽杀回纥使者及随从,仅留一胡。事发后,回纥请杀举事者,德宗仅贬光晟为睦王傅而已。^{[8] 卷226}此类违反帝旨行事,仅受贬职之处分者,其中必有文章。由此推断,张光晟是得德宗之默许。德宗欲借此与回纥断绝国交。^{[9] 卷217《回鹘传》},以泄当年陕州受辱之恨,另亦可免除唐、回绢马交易之负担。从德宗登基(780)至贞元三年(784)期间,李唐对回纥始终采取敌视态度,且有断绝国交之念头,而回纥亦在此期间,协助卢龙节度使朱滔、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等叛唐。^{[8] 卷228}与李唐王室为敌。二者之关系陷于前所未有之僵局。

就吐蕃与李唐之关系而言,吐蕃在肃、代时期,一直是李唐最严重的边患,尤其在代宗一朝,曾陷长安13日,代宗蒙尘。且无岁不入侵,双方争战连年不绝,影响李唐甚巨。在政治方面,因须长年抵御吐蕃,朝廷无法对付国内跋扈之藩镇;在外交方面,至代宗末年,唐回关系逆转,回纥数次扰边,李唐北境不宁,但李唐为购买回纥马,且为西陲强蕃所迫,不得不多方姑息回纥。若吐蕃能不再与李唐敌对,国防压力必骤然减轻,战马需求减缓,可不必再受回纥之气;在经济方面,因长年战争,战费庞大,经济萧条,加诸必须购买回纥马,经济不堪负荷。若能终止与吐蕃之战争,李唐立可获喘息之机。基于以上诸般原因,德宗于大历十四年八月乙巳(初八),即将代宗所羁留之吐蕃使者及战俘500人,各赐袈衣,并派遣太常少卿韦伦送还吐蕃,试图与吐蕃修好,并切敕边吏护亭障不得侵犯虏地。^{[7] 卷12《德宗本纪上》}此时吐蕃虽于大历十四年十月,与南诏合兵10万,分三道入侵,然德宗之和蕃政策,丝毫不受此影响,仍于建中元年(780)五月,遣韦伦使吐蕃。建中二年(781)三月,又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吐蕃,李唐示好于吐蕃,不遗余力。

至于吐蕃之反应,《资治通鉴》卷226 德宗建中元年四月乙未(初一)载云“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

伦。”另《旧唐书·德宗本纪》亦载:“(建中元年)十二月辛卯(初一),韦伦使回,与吐蕃宰相论钦明思等五十五人同至,献方物,修好也。”^{[7] 卷12《德宗本纪上》}甚至李唐之泾原裨将刘文喜,据泾州叛唐,遣其子质于吐蕃求援,吐蕃不为发兵。^{[8] 卷226}可见德宗和蕃政策,具立竿见影之效,至少表面如此。事实上,此乃吐蕃内部情势使然。《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云:

是时,乞立赞为赞普,姓卢卢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使使者随伦入朝。帝又遣伦还蜀俘,虜以伦再至,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以论钦明思等五十人从献方物。

从上引文可见,乞立赞(即墀松德赞)对唐之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原因在于墀松德赞晚期,吐蕃本教势力复萌,同时吐蕃因过度扩张,在建中元年与南诏合兵侵唐失败后,与南诏已有间隙,加之在西域与回纥鏖战,在西边又与大食交战,吐蕃同时与当时亚洲诸强发生战争,势难兼顾与支撑,故必须与李唐暂时言和。日人藤枝晃氏亦认为,当时吐蕃在北庭及突厥斯坦(Turkistan即西域),正与回纥、大食蕴酿着紧张局势,吐蕃之所以同意与李唐会盟,即肇因于此。^{[30] 217}所以,吐蕃与李唐之间,就在德宗即位后,维持了6年和平。

综上所述,德宗登基后,对外政策推展顺利。对内,初则颇为清明,百姓对之期望甚殷,“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8] 卷225},然而,不数年,从建中二年(781)开始,战乱又起,甚至朱泚占据长安称帝,德宗仓猝幸奉天、梁州^{[31] 10-11},致李唐失去休养生息之机,造成尔后与吐蕃之交涉互动,为之逆转。

(二) 朱泚窃位事件对三边关系的影响

如前文所云,唐、回关系在德宗即位后数年,陷于空前低潮。反观顿莫贺本属亲唐,其叔父见杀,唐竟无制裁元凶、赔款谢罪之意,仅将张光晟调职,此举大大地刺激了回纥。奈因顿莫贺新立,国未定,顿莫贺仅传谓唐使源休云“我国人皆欲杀汝,惟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当速归之”。^{[7] 卷127《源休传》}顿莫贺虽仅以催讨李唐所欠马直了事,但也在拒见唐使源休当中表达了愤怒。

李唐以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还马直。《新唐书·回鹘传》云“帝隐忍,赐以金缯”,可见德宗亦是勉强敷衍回纥。从建中三年(782)源休护突董之丧赴回纥,同年回纥遣散支将军康赤心来取积欠

马债外,直至贞元三年(787)回纥遣使求和亲止,前后6年,双方的正式往来,仅有兴元元年(784)八月周皓之宣慰回纥而已^[32]卷980《外臣部·通好》,余无往来记录,双方关系陷于断绝边缘。正好此时,李唐内部兵连祸结,紊乱不堪。回纥因李唐中央之仇视,是故转而助唐之藩镇,与李唐中央为敌。

《新唐书·朱滔传》载云“初,回纥以女妻奚王,大历末,奚乱,杀王,女逃归,道平卢,滔以锦绣张道,待其至,请为婚,女悦,许焉。既而遣使修婿礼于回纥,回纥喜,报以名马重宝。”《资治通鉴》亦载:“滔娶回纥女为侧室,回纥谓之朱郎。”^[8]卷228上载显示,朱滔刻意与回纥联姻,而回纥亦厚待朱滔,此具重大政治意义。因当时唐、回关系逆转,回纥转与李唐藩镇交往,还以颜色。而朱滔亦思借回纥军力以自保。是故朱滔僭称大冀王后,与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献四金钗于回纥,愿听命于可汗^[9]卷212《朱滔传》,并向回纥乞师。王武俊亦召回纥兵,以绝李怀光等粮道。回纥即应彼等之请求,如《资治通鉴》记载朱滔以“河南子女赂回纥达干等,诱其俱诣河南取东都,应接朱泚,获得同意”。^[8]卷228当时正值朱泚僭位为大秦皇帝,立其弟朱滔为皇太弟,令以重贿招诱回纥,南攻魏、贝,即西入关。兴元元年正月,朱滔率燕蓟之众及回纥杂虏号5万,次南河,攻围贝州。由上述得知,朱滔之娶回纥女为侧室,乃经过刻意安排,“以锦绣张道”迎回纥女,继而遣使修婿礼于回纥,更进而以河南玉帛子女,招诱回纥入唐共取东都,以接应朱泚。若依《旧唐书·朱滔传》记载,朱滔之所有作为,均为其兄朱泚所授意,亦即为朱泚窃位之连串阴谋之一,朱泚反于京畿,朱滔连结回纥反于幽州,再西向接应。此时回纥之态度,据石万寿先生研究,认为此时李唐与回纥间的绢马交易,亦随着双方关系之停顿而中断,回纥为了另辟唐丝之来源,不惜资助叛唐的朱滔、王武俊等^[26]196,而且处处与李唐王室敌对。此种现象与肃、代时期,回纥出兵助唐平定反叛之藩镇,大异其趣。

正当回纥反助叛藩作乱时,吐蕃亦有所转变,在一片和好敦睦之气氛下,反助唐讨伐朱泚。

唐使韦伦首于建中元年(780)五月衔命出使吐蕃,积极与吐蕃议和后^[8]卷226,李唐接连4年均遣使往吐蕃修好,而吐蕃亦遣使随之入唐修好,并于建中二年请以平等国相待,要求李唐致蕃国书应以对等国用语撰写,同时要求李唐承认其历次所占有李唐之土地,双方以贺兰山为界,德宗均一概照办。^[9]卷216《吐蕃传》自此吐蕃方于建中三年,归唐前所俘掠民兵800人。同时撤换不肯约和之大论尚结息

(Zhang rgyal zigs shu teng),代以赞成定界明约以息边人之尚结赞(Zhang rgyal mtshan sna snang)为大论^[7]卷122,崔汉衡更进一步向唐表明缔结盟约之意愿。双方于建中四年(783)分别在唐京长安、蕃京逻些、两国界间等三地举行盟誓,约以:

泾州(甘肃泾州县北)西至弹箜峡(甘肃平凉县西一百里)西口,陇州(陕西陇县西)西至清水县(甘肃清水县西),凤州(陕西凤县)西至同谷县(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成都以西之灌县境内),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甘肃皋兰县)、渭(甘肃陇西县)、原(甘肃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西至临洮(甘肃岷县治),东至成州(甘肃成县),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之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7]卷196《吐蕃传》

上述是所谓“建中会盟”。观其盟约,双方以甘肃之平凉清水县及四川之大金川为界,至此以西之靖远、陇西、固原及洮河流域均属吐蕃所有。李唐正式放弃自肃宗以来,为吐蕃所占领之土地。揆德宗订下此丧权辱国之约,乃因当时朱泚已窃位于长安,根本无心与吐蕃争界,只盼早日完成盟约,结束与吐蕃战争状态。盟约完成后,立即派遣崔汉衡往吐蕃发兵,不惜以伊西、北庭之地为酬,且许每年与吐蕃彩绢一万匹,以诱吐蕃助讨朱泚。^[7]卷12《德宗本纪》,卷134《浑瑊传》

姑不论吐蕃发兵助唐讨伐朱泚,是否另具阴谋,吐蕃确于兴元元年(784)四月,由论莽罗率兵2万,与浑瑊共破朱泚将韩旻于武亭川,斩首万余级。^[8]卷230此为有唐以来,唐、蕃联军之惟一记录,也是吐蕃首次助唐讨伐叛藩,意义非凡。然而吐蕃深具政治手腕,观其出兵助唐之过程与行径,即知吐蕃另有居心。

先是崔汉衡往吐蕃发兵,吐蕃大论尚结赞以制书无主兵大臣李怀光署名,与蕃法不合为由,拒绝发兵。^[8]卷230此乃尚结赞为寻求最适当的时机出兵,以便首鼠两端,同时勒索朱泚和李唐,故以此为借口,拖延发兵日期。至兴元元年四月,吐蕃援军与浑瑊军会于武功,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浑瑊,尚结赞曰:“邠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瓌闻之,派兵3000往会瑊军,吐蕃方出兵。^[8]卷230吐蕃破韩旻后,不但接受朱泚之金帛贿赂,且未依约与唐共取长安,即大掠而去。

德宗本欲倚吐蕃以复长安,闻吐蕃撤兵甚忧,以问陆贽。贽反以吐蕃撤兵实可欣贺,上奏曰“吐蕃迁延顾望,反复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蹊;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8]卷231一语道破当时吐蕃之心态及时势。吐蕃既已退兵,未依约与唐共复长安,加上李泌反对,德宗遂拒与伊西、北庭之地。吐蕃大怨,于贞元二年(786)八月,大举寇泾、陇、邠、宁等州,掠人畜,芟禾稼,李唐西境为之骚然,唐蕃转成敌对态势。

当时伊西、北庭两地正与回纥、沙陀等相依,对抗吐蕃。李唐既临时取消决定,吐蕃愤怨不已,于是更积极攻略该地,《新唐书》卷40《地理志》载云:“贞元三年(787),吐蕃攻沙陀、回纥,北庭、安西无援,遂陷。”《旧唐书·吐蕃传》及《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等所载,均言明北庭都护府乃于贞元六年(790)陷于吐蕃,回纥相颉于迦斯数救北庭,双方交战相当激烈。回纥与吐蕃在北庭之争战,影响其国内局势相当深远,二者均蒙受其害。

(三) 吐蕃反复无信

吐蕃自太宗贞观八年(634)遣使入唐,双方首次接触以后,一直是李唐西陲的巨蠹大患。其所实行之扩张政策和强悍无比的武力,确于藏族史所仅见。吐蕃系以高明的政治手腕,配合强大武力,造成李唐无力对抗,丧失不少领土。因此李唐诸朝对吐蕃普怀戒心,不信任吐蕃的求和。

吐蕃自高宗以降,即以谈谈打打,边谈边打的手段,使李唐摸不着头绪。吐蕃经常于签订盟约之后,无信守盟约之诚心。如玄宗开元二年(714),吐蕃众相盆达延上书李唐宰相,请载盟文定境于河源(今青海南),玄宗命姚崇报书,遣解琬往会;吐蕃亦遣尚钦藏悉腊相盟。但在和盟之中,盆达延将兵10万寇临洮(甘肃临潭县西南),入攻兰、渭;幸唐将王峻、薛讷等力战,方击退吐蕃。另肃、代宗时期,吐蕃亦曾一面遣使请和,一面又侵取李唐之国土,终至河湟之地,尽陷其手。因此凡与吐蕃有所接触者,或于同时代有所闻者,均怀疑吐蕃之诚信,如陈子昂云:“夫蕃戎之性,人面兽心,亲之则顺,疑之则乱,盖易乱难安,古所莫制也。”^[33]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又云“臣闻吐蕃桀黠之虏,君长相信而多奸谋。”^[33]卷9《谏雅州讨生羌书》《曲江张先生文集》卷10《勅安西节度王斛斯书》云“吐蕃与我盟约,歃血未干,已生异心,远结凶党,而甘言缓我,欲待合谋,连衡若成,西镇何有……然则此蕃奸计颇亦阴深,外示存约,内实伺便,事悦不济,即云无负。”代宗在《命郭

子仪等出师制》中云“彼(吐蕃)亦尝遣聘臣来修旧好,玉帛之礼才至于上国,烽燧之侯已及于近郊。”^[15]卷107《代宗大历九年四月,命郭子仪等出师制》上引之言诚属由感而发。吾人更可从《唐国史补》之记载中得知吐蕃实是桀黠之族,欲达目的,不择手段,诡谲异常,其载“吐蕃自贞元年末失维州,常惜其险,百计复之,乃选妇人有心者约曰,去为维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为内应,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有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34]卷3下《白氏长庆集》亦云“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讨之,则疲顿师徒;舍之,则侵轶边鄙;许和亲,则启贪而厚费,约盟誓,则饰诈而不诚。”^[35]卷47《征历代之策陈当今之宜》面对此一甚具谋略之敌人,德宗居然与之前后数次订下盟约,且毫无戒心,无怪乎后人慨叹曰“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必贪,贪者之必愚也。”^[36]19

吐蕃与李唐既因朱泚事件之索酬问题,再度形成敌对之态势。吐蕃大论尚结赞对李唐重施故技,以便侵取李唐之土地财帛。当时李唐两河罢兵,国内平靖,对吐蕃之战力,增强不少,复有李晟、马燧、浑瑊等名将,李唐对吐蕃之军事形势,较诸肃、代时期坚稳,且曾数败吐蕃。甚至尚结赞于贞元二年九月,为王泌败于汧城,以唐军士不识,始免被俘。^[8]卷232至贞元三年(787),尚结赞各留千余人于盐、夏州,自己退屯于鸣沙(甘肃中卫县),但因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瑊等各举兵临之,因之大惧。因此尚结赞不得不策划一谋略,计取李唐,一举除掉唐之李晟、马燧、浑瑊3位名将。

尚结赞利用张延赏与李晟不合,与德宗厌战心理,借张延赏之手,废除李晟之兵权。贞元二年尚结赞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2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8]卷232同时不断编造离间之言,张延赏等又腾谤于朝。李晟终为德宗除去兵权,留于京师。吐蕃完成谋略第一步。继而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于路,使马燧误信其言,数次上言德宗,力主与吐蕃谈和订盟,盛言蕃情可保。德宗遂许与吐蕃和盟,吐蕃谋略之第二步便顺利达成。最后要求以浑瑊为和盟使^[37]卷19,求盟于原州(甘肃固原县)土黎树,后应唐之要求,改为泾州附近之平凉川(甘肃平原县西北),并决定于贞元三年闰五月十五日,举行和盟仪式,李唐均应其请求,至此吐蕃均已如愿。

唐、蕃既议定盟誓之日期与地点,双方均准备如期举行。李晟仍告诫浑瑊,深为之备,不可轻忽。张

延赏上奏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严备。我有疑彼之行,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德宗因此召浑瑊,“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37]卷19浑瑊既得诏示,不为戒备,其扎营之防御工事,亦甚为草率,骆元光则营于浑瑊之后,并构筑深固之濠栅,后来浑瑊得脱的原因,就得力于骆元光。

德宗贞元三年闰五月十五日,浑瑊与尚结赞会于平原,双方约定以兵3 000人列于坛之东西,散手400人至坛下,各遣游军相觐伺。蕃军精骑数万埋伏于坛西,蕃之游军贯穿于唐军之中,出入无禁。浑瑊将梁奉贞率60万骑为游军,才至坛所,即为蕃军所执,浑瑊浑然不知。结赞又对瑊曰“请侍中以下服衣冠剑佩以俟命。”盖诱其下马,将劫持之。瑊与崔汉衡、监军特进宋凤朝等皆入幕次,坦无他虑。至此,浑瑊及参与会盟之李唐文武官吏,皆成吐蕃之瓮中鳖。

尚结赞以击鼓三通为号,蕃众即展开劫盟行动,杀宋凤朝、瑊判官郑畀等于幕中,浑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跨而奔归,伏鬣入其衔,驰十余里,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蕃军追骑云合。唐将卒皆东走,吐蕃纵兵追击,或杀或擒,崔汉衡、中官俱文珍、刘延、李清朝、汉衡判官郑叔矩、瑊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将军扶余准、马宁、神策将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奔等六十余人,皆为吐蕃所擒,其余将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被俘者千余人,咸被解夺其衣。浑瑊因骆元光发伏阵以待,及瑊将辛荣以数百人据北阜,与贼血战,吐蕃追兵始止,得免被俘。吐蕃将唐俘,尽驱而西,人负一木,以绳三束之,系其发而牵之。夜则踣于地,以发绳各系一橛,又覆盖以毛罽,守卫者卧其上,以防其逃逸。囚汉衡、叔矩于河州(临夏),辛荣于廓州(巴燕县南黄河北岸),扶余准于鄯州(西宁)。尚结赞意本在擒浑瑊,特准备金饰桎梏待浑瑊,幸浑瑊得脱,此为其计谋惟一未得逞之处。^[8]卷232《吐蕃传》

尚结赞得手后,又纵反间,德宗再中计,遂恶马燧,夺其兵权。德宗初闻此巨变,欲出幸以避吐蕃,为大臣所谏止,继而遣使以诏书遣尚结赞,结赞不纳。正好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结赞以3 000骑迎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同年(787)七月德宗下诏罪己,诏文曰:“此皆由朕之不明,致其至此。既无德于万众,亦有愧于四方,宵旰贻忧,何嗟而及”。^[32]卷131《帝王部·延赏二》诚然是语重心长,悔恨交加。由此可知,平凉劫盟对

德宗心理影响之大,因此,同年八月,吐蕃尚结赞遣使赍表归还崔汉衡、孟日华、刘延邕时,即下诏不纳吐蕃使者,仅受汉衡等及蕃表,而返其人。德宗欲以德怀吐蕃,务息西陲兵患之愿望,已完全破灭。

李唐受吐蕃愚弄后,将领多人遭俘,士卒损失千余人,马燧兵权为之解除,浑瑊愤愤,其余将士亦气愤李晟之遭解兵权,不肯为朝廷所用,复遭劫盟之打击,亦皆丧气。原本李唐京师因尚结赞撤去盐夏戍兵后,已不受威胁。但德宗竟未乘机布署防务,防戍仅用1 100人而已,几乎等于尽撤守备。^[7]卷196《吐蕃传》尔后吐蕃入侵,恣意掳掠,如入无人之境。

由平凉劫盟之过程,可知吐蕃政治手腕之高明,不但使李唐名将大臣为之反侧不安,遭朝廷罢解兵权,且李唐上下士气为之瓦解,使原本对吐蕃不利的局势,一转而为对吐蕃有利之形势。由此可见吐蕃谋略之深。

(四) 李唐联回抗蕃政策之确定

李唐自吐蕃平凉劫盟后,全朝为之气愤,德宗甚至有数度出幸避吐蕃之意,但均为大臣所谏阻。吐蕃自劫盟以后,对李唐展开寇略,杀伐甚重,手段残暴。贞元三年九月戊申,吐蕃之众自潘口东分为三道,一趋陇州,二趋汧阳之东,三趋钓竿原,并相继屯于所趋之地,连营数十里,京师震恐,士庶奔骇。同年九月丁巳(初七),吐蕃大掠汧阳(陕西陇县治),吴山、华亭(皆属陇州地),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余悉送安化峡西(属秦州清水县界),将分隶于羌、浑,仍告之曰“从尔辈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其时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死伤者千余人。^[7]卷196《吐蕃传》是月吐蕃又陷华亭、连云堡(在泾州西界)。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置之弹箏峡西。自是泾、陇、邠等吐蕃所至,俘掠殆尽。贞元四年(788)五月,吐蕃3万骑寇泾、邠、宁、庆、麟(陕西神木县)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凡二旬方退。吐蕃甚至逼迫陷蕃之唐人,厚其资产质其妻子,由蕃将率领,于盛夏入寇。因此吐蕃寇略李唐之惨烈,在德宗贞元三年至四年间,达于极至。李唐势必转变对外政策,全力对抗吐蕃入侵。

当李唐陷入吐蕃大肆寇略之困境时,回纥适于贞元三年八月,遣首领默啜达干、多览将军合阙达干等来贡方物,且请和亲。^[7]卷195《回纥传》据《资治通鉴》所载李泌之言,此时回纥之所以遣使请和亲,乃由于合骨咄禄可汗(即顿莫贺,唐册封为忠贞可汗)与李泌有旧交的缘故,《资治通鉴》卷233德宗贞元三年九月丁巳(初七)载“臣曩在彭原,故闻臣为相而求

和”。石万寿则认为当回纥在政治上,因顿莫贺新立,急需借天可汗的声威来镇压登里可汗的旧势力,因此欲早日迎娶唐公主,以巩固其统治权;在经济上,因德宗即位后,双方之绢马交易中,唐丝不再输入回纥,因此为重获绢马交易之利,必须与李唐恢复友好关系;在宗教上,因顿莫贺可能是萨满教徒的领袖,而登里可汗及九姓胡系奉摩尼教,此二宗教冲突结果,导致登里可汗及九姓胡的遭难,为转移国内宗教之冲突,必须求和于李唐;在军事上,自吐蕃陷河陇后,唐丝改由回纥道输出,德宗甫登基立即与吐蕃修好,欲以伊西、北庭之地予蕃,此举等于警告回纥,李唐可随时切断东西丝道,打击回纥在东西贸易上的控制权,因此回纥不得不向李唐示好,以维护丝路的安全。^{[26]195-197}基于以上诸种因素,回纥势必要与李唐恢复友好的关系,正好此时唐蕃之间已交恶,战事连绵,李唐亟需外力援助,而且又是顿莫贺之旧交李泌为相,对回纥而言,此时正是向李唐求请和亲的最好时机。

但德宗不肯与之和亲。贞元三年八月,回纥遣使求和亲,会边将告乏马,李泌乘机说服德宗,主张“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之策略,而且以联合回纥为当务之急,亦即恢复肃代时期所秉行的“联回”政策。并以“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诱使德宗应允。德宗以陕州之耻,韦少华等为之受辱而死,坚不允其策。李泌反复陈说,忧急愤而死谏曰:“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德宗为之动容,李泌乃将前因后果,详为德宗剖析^{[8]卷233},并述其政策之内容及必成之原因云:

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8]卷233}

最后李泌请以回纥向唐称臣,为德宗子,每使来不过200人,马不过千匹,无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等五事为条件,与回纥建立和亲关系,德宗方才放弃个人恩怨,允许与回纥和亲。^{[9]卷217上《回鹘传》}

贞元三年九月,德宗许以咸安公主妻回纥可汗,归其马价绢5万匹。回纥得唐许婚,甚喜,于贞元四年九月,遣其妹骨咩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夹跌都督以下3000余人来迎可敦,执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8]卷233},吐蕃关系于此正式断绝。回纥并曾于贞元七年(791),吐蕃寇灵

州时,出兵助唐,击败吐蕃。同年九月,遣使来献俘。同年十二月甲午(初八),又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结心。^{[8]卷233}由上可见,回纥不但全部接受李泌所提之五个条件,且立即与吐蕃争战,牵制吐蕃入寇李唐之举动。虽然吐蕃仍时予入寇,并未如李泌所预测:“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8]卷233}但若无李泌之死谏,与反复剜心地剖析当时之情势,打开德宗心结,否则李唐必须同时对抗回、蕃二强,面临两面作战的危机。同时,因为先推动“联回”之策,使得回纥不论为己,抑或助唐,与吐蕃力争北庭。双方激战连年,吐蕃受创,不得不向南诏征重赋并调用军队,南诏不堪其扰,彼此猜防,间隙日深,让李唐有机可乘,得以说服南诏共击吐蕃,南诏也因此下定决心,付诸行动,攻击吐蕃之腹心,获得极佳牵制效果。因此,若没有先联络回纥,则无法将南诏由敌国变成与国,因而转变了唐、蕃间的形势。

李唐对吐蕃之战略,也随之改为“南攻北守”,一方面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南诏,捣吐蕃腹心;一方面命朔方大将杨朝晟筑盐州等城以资防守。至此李唐方渐由劣势转趋平稳。适此时之吐蕃,疲敝不堪,国势渐弱,已不能为唐之大害。李泌于贞元五年(789)三月甲辰(初二)去世,其以生命力主之“联结回纥,抵抗吐蕃”政策,遂为唐廷所奉行不辍。

(五) 吐蕃四面受敌

李唐自采取联合吐蕃四周外族,以围困吐蕃之策略后,与吐蕃之战事,逐渐居于上风,一转前期常吃败仗之劣势。此固然为李唐执行此一政策所致,实亦吐蕃过度扩张,于德宗贞元年间,先后与亚洲诸强——李唐、回纥、南诏、大食作战,致国力耗损。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之对外战争,均避免两面作战,以免无法兼顾全局,致力分势弱。而吐蕃却先后在不同地方,与四强作战,纵能维持于一时,亦势必走向隳败一途。事实上,导致吐蕃势弱的最大因素,还是在其内部政局问题上。

吐蕃在新旧任赞普接续时期,经常处于不稳定之情况,信奉本教的贵族试图乘新任赞普未稳固之时,掌控朝政,控制赞普。然而贵族非仅一家,彼此倾轧斗争,更与吐蕃之旧有本教沆瀣一气。《通典》载云:“(吐蕃)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即近亲袭焉。非其种类,辄不相服。”^{[38]卷190《边防6·西戎2·吐蕃》}又玄宗赐吐蕃赞普书云:“更闻权在强臣,遂复违约失顺,干戈未息。”^{[24]卷40《玄宗赐吐蕃赞普书》}文中“强臣”即指掌权贵族所担任之大臣而言。因此吐蕃在松赞干布、墀松德赞等名主在位时,均力排这些贵族的影响力,并致力于宣扬佛教,借以打击本教,巩固王室之权势。尤

其是墀松德赞,初从印度聘来阿难陀等从事翻译经典,又聘寂护入藏宣扬佛法,建桑耶寺(bSam - yas)于逻些东南百余里,当时亦有李唐僧徒往吐蕃宣教。其中尤以聘请乌仗延那(Udyana 在克什米尔西北Ghazni 河谷)之莲华生入藏弘法,影响最大。是故在此期间,不但建立了僧伽制度,且奉佛教为国教。

但本教与贵族之权势,并未彻底排除,彼等只是暂时蛰伏,到墀松德赞末期,又复兴起。王忠氏云:“及弃松得赞(即墀松德赞)晚年,吐蕃向外发展基本上停止,内部矛盾始又逐渐激化。”^{[21]123}此时之大论尚结赞,大杀异己,独揽大权,赞普威权愈为失坠,尔后之赞普或遭刺杀,赞普位继承发生纷争,最后贵族竟立非王室悉补野氏血胤者。^{[21]122-124}由此观之,吐蕃之势弱,其内部政治问题,是为最大因素。然而,吐蕃无法再为患李唐,仍与其先后与亚洲诸强作战,牵制其兵力有所关联,其中影响较大者,厥为南诏与大食。

原本吐蕃向其东南的横断山脉区,乃至往青藏高原东延部分的川西及滇西北发展,有其必然性。因为云南正位在西康横断山区的南部,由云南北上,可沿着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河谷,由南而北进入吐蕃本部。但若由四川进入康区,必须翻岭涉水,其地山高水急,十分坎坷。吐蕃为堵住这个大缺口,或如王吉林所云,此地区的部族弱而依赖吐蕃,且有盐铁之利,故吐蕃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39]168}因此吐蕃很早就注意此地区,在南诏尚未由李唐扶植兴起之前,吐蕃早已与李唐展开竞逐。^[40]

对于李唐而言,南诏的重要性,并不下于南诏之于吐蕃。李唐在德宗时期,开始转变对吐蕃的战略,因为由青海地区攻入吐蕃,距离吐蕃本部太远,必须通过青海高原艰困的地区,而且青海地区无法屯田,所有粮草辎重均由内地驼运,后勤补给线过长,易为吐蕃截断或突击,在运送过程中,因气候、地形关系,至为艰困。因此后勤补给及军队适应方面,均存有无法克服的困难。^{[7]卷198}吐谷浑无法胁制吐蕃。不如与南诏合作,由南诏出兵北上,经由铁桥城(云南省丽江市塔城)出吐蕃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察瓦岗,再往西前进,即是波窝、工布、达布等地,对吐蕃政教中心立即产生严重威胁,吐蕃势必分重兵防堵此处。如此可达到牵制吐蕃的目的,以纾解北方军事的困境,在北方则改采守势,此即所谓“北守南攻”的策略。^{[7]卷196下《吐蕃传》}南攻则是配合南诏攻势,不断由川西进军压迫吐蕃。执行此项政策者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乘吐蕃与回纥于北庭血战,而重斂南诏之际,多次招怀南诏。

南诏终在德宗贞元十年(794)袭击吐蕃于神川(云南金沙江),取铁桥等16城,虏其5王,降其众10余万。^{[8]卷234}自此以后,蕃、诏由与国转为敌国。并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由唐、诏联手与吐蕃打了一场决定性战争,生擒吐蕃主帅论莽热,歼灭蕃军者半。^{[7]卷140《韦皋传》}此战后近20年,吐蕃未敢再向李唐生事。

由上述得知,南诏在唐、蕃之间,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其依违于二强之间,对二强均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谈到唐蕃在剑南西川一带的竞争,及玄宗以后的唐蕃关系,南诏为不可或缺的要角。南诏附唐后,蕃唐形势逆转,于此可见。

就大食而言,其先割据拂菻与波斯两国之间,胜兵至数十万,于高宗龙朔(661—663)初灭波斯,破拂菻,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40万,康、石等国皆往臣之。^{[7]卷198《大食传》}成为西亚之强权,并积极向中亚发展。至高仙芝于怛逻斯城,为其所败后,中亚诸国多受大食所支配,李唐已无力再于中亚角逐。

惟吐蕃亦谋夺此地区,与大食发生直接冲突,而且吐蕃之兵力,已越过帕米尔高原,直抵乌浒水(Oxus River),并命名乌浒水北之湖为“Al - Tubbat”(Little Tibetan lake)^{[41]44},对大食产生直接威胁。因此德宗建中(780—783)之后,大食由诃论(Harun al - Rashid)继立为哈利发(Caliph 786—809 天方教之大主教)^{[14]277},欲阻止吐蕃继续扩张,与吐蕃在中亚展开了竞逐。《旧唐书·大食传》云:“牟栖卒,弟诃论立。贞元中,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唐会要》卷100《大食》载云“贞元二年(786),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准此,德宗贞元年间,大食与吐蕃在中亚之竞逐,牵制了大半的吐蕃军队,对吐蕃军力影响,不可谓不大,因此上述史料均言明,吐蕃受此影响,已无力再寇唐边。

正如上文所述,吐蕃于贞元年间,同时与亚洲三个强国作战,复因内部政局不稳定,因此使得吐蕃与李唐之间的局势,大为转变,德宗贞元年间宰相韩滉曾云“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众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7]卷129《韩滉传》}由韩滉之言,即可明了当时吐蕃捉襟见肘之窘况。而李唐亦适时改变对吐蕃之攻守战略。因此吐蕃在德宗贞元十七年以后,已无能构成李唐之心腹大患矣。

五、结 论

综合全文所述,所谓中唐时期李唐的外交政策:“联络回纥,抵抗吐蕃”,似应解释为李唐一方面与回纥亲善友好,另一方面则是抵抗吐蕃的入侵,二者间没有联结性,也没有因果关系。有之,则仅有德宗于贞元四年(788)许回纥和亲之后,方有贞元七年(791)回纥为李唐击退寇袭灵州蕃军之惟一事例。亦即李唐与回纥联结,主要不在于与回纥联军共同对抗吐蕃,也不在于唐、回分头进击吐蕃,亦非寄望回纥牵制吐蕃。而是李唐为避免两面作战的考虑,一则因回纥素与李唐友好,有着传统友谊,可解决战马需求的困境,并祈求援军入靖平乱;一则力图安抚回纥,避免回纥同时于边境生事。何况回纥本身依大漠游牧民族的盘算,势必试图控制西域,以利其国家发展。因此,无需李唐的牵引,回纥本身自与吐蕃在西域有着潜在性冲突,亦即回纥与吐蕃的冲突,不是为了李唐,也不是因为李唐的外交政策使然。

更何况除了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二度引外力叛唐之际,郭子仪阵前说服回纥,促成唐回联军共击唐境的蕃军之外,似乎在唐、回联手合击吐蕃方面,除德宗贞元七年灵州之役外,史册上似无其他事例。亦无因回纥之势,致迟滞或影响吐蕃入侵李唐的事实,更无李唐与回纥、南诏、大食诸国联兵讨伐吐蕃的案例。而且吐蕃核心区深处西藏高原内部,若李唐与回纥夹攻之,则吐蕃自有各军区分别负责抵御,此仅能为吐蕃边防问题之一。而且回纥对吐蕃之威胁仅及吐蕃北道节度使辖区,即今新疆天山一线,对于蕃军由黄河流域之诸支流沿线,东向、南向进袭李唐,所发挥之牵制或胁制作用甚微。况且唐蕃于公元823年以后已无战事,回纥则于公元823年亦与吐蕃签订和盟^{[42]201-202},并于公元840年国破。吐蕃虽于公元842年开始分裂内乱,但王朝仍存,直到公元929年臣民大反叛以后,吐蕃王朝方正式走入历史。^{[43]43-53}因此,唐回夹攻吐蕃既不切合史实,亦绝非吐蕃崩溃之重要因素。

今观唐德宗联蕃之本意,似为免于继续遭回纥胁迫讹诈,又为避免同时与两外邦交恶,遂停止与吐蕃之争战,争取双方息战,进而建立唐蕃邦交。如此一来,即可堂而皇之地与回纥断交,一吐心中块垒。史籍中似从未记载德宗有与吐蕃联军对抗回纥的本意与举措,却有借用蕃军试图平定内乱之史实。总之,李唐于中唐时期,有求于回纥者,内靖乱事要多过于牵制吐蕃;有求于吐蕃,先则意在扭转唐、回、蕃三边关系的形势,后转用于平乱。此殆吻合史实之

论矣。

上引诸家之论点,存在另一问题,即彼等所喜称之“联回抗吐”、“联回制吐”、“联吐制回”等,虽便于行文,简省字数,然而却极易造成读者的混淆与误解。原因在于国称的误失。按“吐蕃”为中原王朝对自称为 Bod 或 Bod chen po 国度的称呼,若是予以简称,史有明文,就是“蕃”,绝非“吐”。《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唐蕃建中会盟的盟文,其中涉及吐蕃的称呼就有“以归蕃落”、“蕃国展礼”、“蕃国守镇”、“大渡水西南,为蕃界”、“蕃有兵马处蕃守”等语句。^{[7]卷196《吐蕃传》}显然吐蕃另称为“蕃”。另一力证《唐蕃会盟碑》的碑铭汉蕃文对照,凡汉文“蕃”字处,对应蕃文为“Bod”。例如碑铭正面左侧第26行蕃文为“Bod rGya gnyis”^{[18]7},对应汉文为碑铭正面右侧“蕃汉二国”。^{[18]3}透过上引两件唐蕃会盟的盟文,吾人可以确定吐蕃的省称,一定是“蕃”。历史学虽属人文学科,但仍应力求精确。更何况“吐蕃”的“吐”字,是为没有意义的发音,而且又容易与吐谷浑相混淆。

[参 考 文 献]

- [1] 傅乐成. 回纥马与朔方兵[M]//傅乐成. 汉唐史论集.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 [2] 王寿南. 隋唐史[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6.
- [3] 林天蔚. 隋唐史新论[M]. 台北: 东华书局, 1980.
- [4] 任育才. 吐蕃与唐朝关系之研究[M]. 台中: 自立出版社, 1971.
- [5] 王寿南. 中国通史[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 [6] 何永成, 甘怀真, 高明士, 邱添生. 隋唐五代史(增订本)[M]. 台北: 里仁书局, 2006.
- [7] 刘昉. 旧唐书[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9.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台北: 逸舜出版社, 1980.
- [9] 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9.
- [10] 蒋君章. 中国边疆与国防[M].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9.
- [11] 班固, 等. 汉书[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66.
- [12] 岛田正郎. 游牧民族文化的特质[M]//蒙古研究. 台北: 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 1969.
- [13] 李符桐. 回鹘史[M]. 台北: 文风出版社, 1963.
- [14] 岑仲勉. 隋唐史[M]. 香港: 文昌书局, 1957.
- [15]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2.
- [16] 林恩显. 唐朝对回鹘的和亲政策研究[J]. 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 1970(1).
- [17] 魏徵, 等. 隋书[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9.
- [18] 王尧. 吐蕃金石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19] ARIANE SPAIEN,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a la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M]. Paris. 1978, 1979. vol. 2.
- [20] 黄布凡, 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
- [21] 王忠.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22] 陈寅恪. 李唐氏族之推测[J].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 1940.
- [23] 傅乐成. 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J]. 大陆杂志, 1962(1).
- [24] 董诰, 等. 全唐文及拾遗: 重编本[M]. 台北: 大化书局, 1987.
- [25] 王寿南. 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M]. 台北: 嘉新文化基金会, 1969.
- [26] 石万寿. 唐回关系新论[J]. 成功大学历史学报, 1976(3).
- [27] 范祖禹. 唐鑑: 人人文库本[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 [28] 王夫之. 论通鉴论[M]. 台北: 广文书局, 1974.
- [29] 苏鹗. 杜阳杂编[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67.
- [30] 藤枝晃著, 黎本真节译. 吐蕃支配时期之敦煌[J]. 大陆杂志, 1963(7).
- [31] 任育才. 唐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料之研究[M]. 台北: 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70.
- [32] 王钦若, 等. 册府元龟[M]. 台北: 大化书局, 1984.
- [33] 陈子昂. 陈伯玉文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5.
- [34] 李肇. 唐国史补[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67.
- [35]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81.
- [36] 李东阳. 新旧唐书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66.
- [37] 司马光. 资治通鉴考异[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 [38] 杜佑. 通典[M]. 台北: 新兴书局, 1963.
- [39] 王吉林. 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M]. 台北: 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76.
- [40] 王吉林. 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J]. 西藏研究论文集, 1989(2).
- [41]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M]. New York. 1967.
- [42] 林冠群. 墀祖德赞时期唐蕃关系之研究[J]. 东吴历史学报, 2005(14).
- [43] 佐藤长. 中世チベット史研究[M]. 京都: 同朋舍, 昭和六一.

[责任编辑 许正文]

Critical Comment on the Tang Court's Policy of "Uniting the Uyghurs to Resist against the Tibetans" in the Midst of the Tang Dynasty

LIN Guan-q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Taiw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 Taipei 11114)

Abstract: It seems to have been an established view in Taiwan world of history that "the Tang Court used to unite the Uyghurs to resist against the Tibetans", but this view doesn't agree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avoid fighting in two battlefields, the Tang court of the Li family managed to maintain its traditional fraternal relation with the Uyghurs to meet with needs for stallions and asked their relief troops to participate in putting down the rebellion to placate them from making trouble. Next, Consider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Uyghurs must by themselves intrude into western China to rival with the Tibetans. Therefore, it is not because of the Tang court's or its diplomatic policy's partiality, but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 Uyghurs and The Tibetans in primary interests. As the historical fact shows, the Tang court needed help from the Uyghurs rather for too much domestic troubles than for distracting the Tibetans. On the contrary, it needed help from the Tibetans first for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among the Tang court, the Uyghurs and the Tibetans and then for suppressing the rebellion.

Key Words: the Tibetan regime in the Tang Dynasty; relation between the Tang Court and the Uyghurs; relation between the Tang Court and the Tibetans; "uniting the Uyghurs to resist against the Tibetans"; the mid-Tang court's diplomatic policy